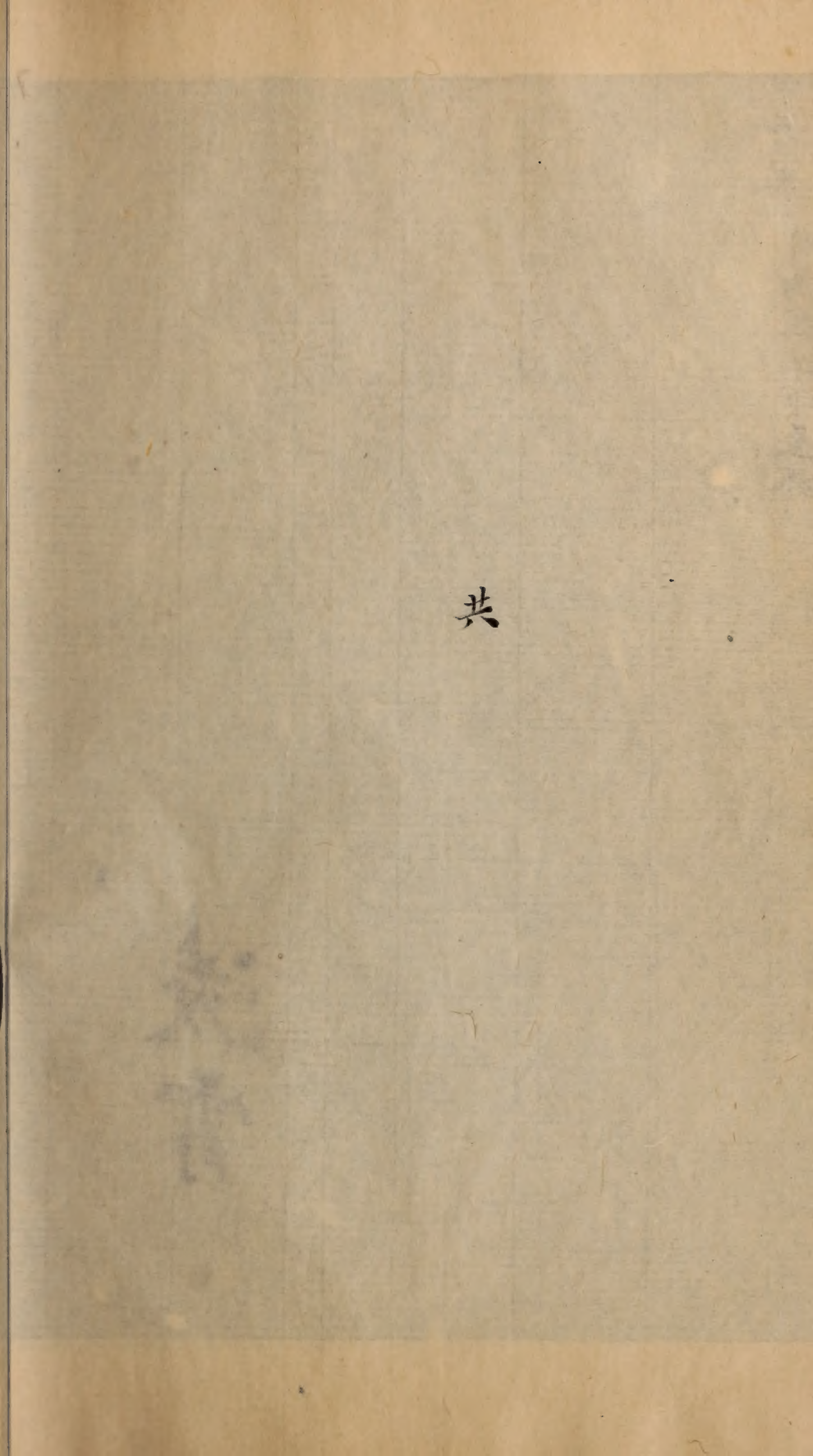
淩霄

四本下半本　自蕩蕩上帝至終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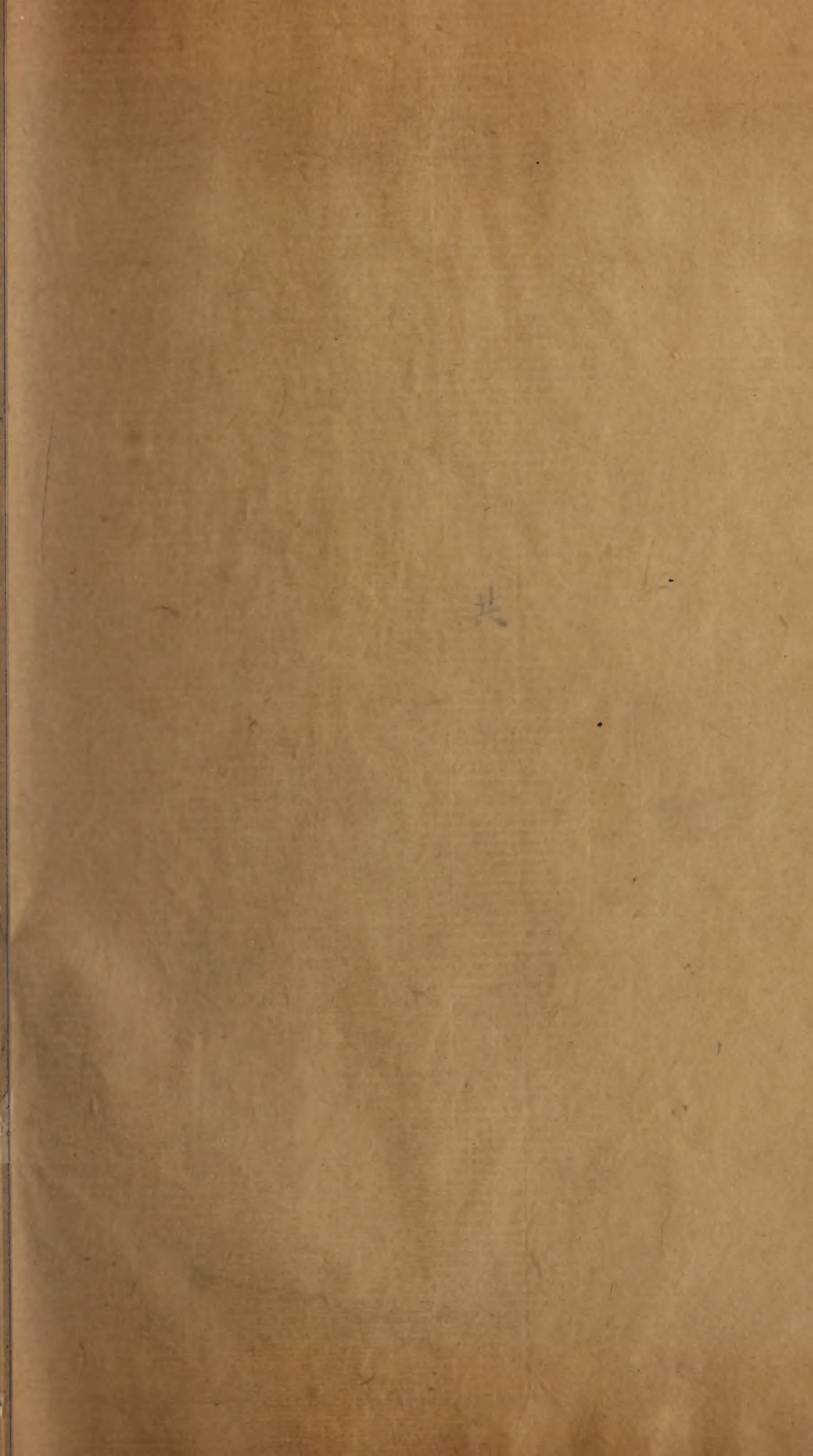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之辟法也烝衆諶信也言蕩蕩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乃暴虐下民多罹於刑法有如帝命之者豈天生烝民其命果難信哉天命之初本無不善故人之生也靡不有初而氣拘物蔽鮮克以善道終者是以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之辟法也、烝衆、諶信也、言蕩蕩上帝、下民之君也、今乃暴虐下民、多罹於刑法、有如帝命之者、豈天生烝民、其命果難信哉、天命之性本無不善、故人之生也、靡不有初、而氣拘物蔽、鮮克以善道終者、是以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比而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詞歎紂之不克終也彊禦暴虐也掊克聚斂也服事慆慢興起也力用力也言文王當日曾咨嗟而謂紂曰彊禦掊克人之所惡汝乃使之居官任事是天所降之慆德而汝用力以興之違天命而拂人性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比而賦也而爾也懟怒攘奪也作讀爲詛祝讀爲呪詛呪怨謗也言汝與彊禦有故也天命之性仁柔義剛爾稟義類不能全其天德之剛而流於血氣之勇是以亦彊禦而善怒人畏其怒而流轉其言以對汝所謂詭隨也人詭隨以讒汝汝乃用之於內故能盜汝之權而奪民之才所謂寇虐也寇攘肆行則怨謗紛起莫知底止而亦不可究詰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比而賦也、炰烋武健貌、背反、側傾也、陪貳也、王之貳、則三公也、卿六卿也、言汝與掊克有故也、汝彊禦而寇攘式內、故汝之臣皆虐民而爲汝斂財、斂財是斂怨也、汝乃以爲才而用之、是斂怨以爲德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明德也、爾以貪婪之習、昏其本性、是以小人斂怨、雖反側已露而且謂無有君子布德、雖堪爲陪卿而終於不用也、顔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者、皆不知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比而賦也、湎沉也、式用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然非天湎爾以酒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其言而用之、故沉溺於此、容止皆愆、號呼無度、而晝夜不

分、其鮮克有終者、皆由於人非天爲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比而賦也、蜩螗蟬屬、沸水湧也、如蜩如螗、言之亂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廷也、如沸如羹政之亂也、號令紛起如水之沸錯互無章、如羹之雜也、先生之法無小無大、近皆喪失、而舉國之人、惟以率由遵行爲尚、莫敢違亦莫敢諫也、奰本作奰、多其目以視之也、國語曰、王得衛巫使監謗者、道路以目是也、鬼方蠻方也、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比而賦也、老成人舊人也、典刑舊法也、言蜩螗沸

美時不善矣然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昔殷之盛時人與法俱善今皆不用乃政變非時變也然舊人雖無舊政尙在僃人有以典型告者汝皆不聽是以大命將傾耳設一聽而用之未嘗不可轉亂爲治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比而賦也顚沛仆也揭蹶起之貌撥絕也言大木將仆枝葉未害而本根先撥是以揭然而仆耳四方猶枝葉也民心則本根也夏商之末諸侯未叛桀紂暴虐以失民心自絕於天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故言殷鑒不遠在於夏世則周鑒不遠在於殷世可知也無一語及於時事而能令聞之者惕然知戒亦可謂善於立言矣

蕩八章章八句

蕩、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行。有似于紂。故設爲文王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反覆於天人之際。望王之改過易亂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夫國何以亡。其本仆也。本何以仆。失其民也。民何以失。用貪暴以斂怨也。何以用貪暴。其德不明也。德何以不明。由湎於酒也。然而天不湎爾以酒也。靡不有初爾之明德自具也。猶有典型。匪上帝不時也但使戒爾沉湎以明爾德。則掊克之斂怨。彊禦之寇攘。皆能知之。斥遠小人。蠲除苛政。得民心而培國本。反覆手之間耳。本實旣固。聽老成而用典型。可次第舉也。此召公所以惓惓望王之克終。而非徒借成言以譏時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謙下、威儀、禮文也。隅、廉角也。德體於威

儀則矩矱方正如有廉角也但愚人不能知智者知之又以爲不足謹則庸哲不愚矣夫衆人之愚氣質昏昧是其疾也哲人之愚則自暴而反其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覺明訏大謨猶皆謀也命號令也辰時則法也言所貴乎威儀者何也朝廷之上莫強於人有人而後四方訓之焉人之所以訓四方者以其德行著於威儀昭明有覺故四國順之也訓四方者以人誥四方者以言以天下之計長久之規爲定命而辰告之其言善矣然空言無實民弗從也必敬慎威儀使所言者皆著於躬行斯民皆則而效之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賦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紹、緒、刑、法也、其敬守之也、言古人之貴威儀如此、至於今日、迷於威儀而亂於政、曠德之隅而荒湛於酒、以此爲尚、所謂靡哲不愚也、汝雖湛於酒而樂從所尚、獨不念所承之統緒乎、先王之成法甚明、豈可不廣求而敬守之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章表率也、作事、逷遠也、言人雖尚酒、皇天弗尚、汝無蹈其餘波、如泉流之淪胥以亡也、試思天壤之間、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灑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皆宜敬慎威儀、以

為民則何處可容汝之荒湛哉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質成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玷缺也言既不敢荒湛則必質爾之民人則必謹爾之侯度所以戒不虞也其質之謹之之道不外出話與威儀必敬慎威儀使無不柔嘉至於出話尤宜慎密白圭之缺尚可磨鑢言語一失則不可救矣論語曰南容三復白圭蓋謂此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無易由言戒其

心之輕視也無日苟矣戒其口之輕發也雖莫捫其舌而亦不可逝則所以謹言者至矣既能慎爾出話更宜敬爾威儀蓋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故必無不柔嘉以順於朋友并及於庶民小子則侯度愈謹而子孫繩繩不墜厥紹亦人民愈和皆奉以爲則而承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輯和遐何愆過也屋漏室中明處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射斁通厭也言人之修德顯微一致皆不可愆於威儀當其見人之時固宜和柔爾顔勿令有愆即在暗室之中亦不可愧于屋漏無曰隱微人不見也鬼神之德充滿天地焉知屋漏之中鬼神不知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斁而不

敬乎劉瑾曰不遐有愆者省察之功慎獨之事也不愧屋漏者存養之功戒懼之事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而比也辟正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與訌同幻惑也言將正爾之德使盡善而盡美則必動靜之間淑慎容止不愆於威儀慎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無德不報也若謂無威儀而民則之則是以童爲角惑小子耳無此理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忍貌緡綸也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綸以興温温之恭人乃可以成德也温温和也

恭敬也、敬而且和、所謂抑抑也、德基猶德隅也、隅方則基正也、然則抑抑威儀實出身加民之要、乃哲人聽而行之、愚人聞而不信、夫其不信、必自以爲智而不知不受善言、乃眞愚也、故曰民各有心外之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自此以下、反覆警愚人也、朱子曰、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汝未有知識、既長大而抱子、亦宜有知矣、人若不自滿盈、能受教戒、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唐汝諤曰、哲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開、正以滿假之爲累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夢夢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畧貌、虐害也、言不以我爲教、反以爲虐之使苦也、九十曰耄、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此之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止語詞、忒差、遹僻、棘急也、此總承上文、言我之所告、修辭修德、宜慎威儀者、皆先王之明刑、乃舊章、非私言也、汝能聽而用之、用戒不虞、庶無大悔、否則淪胥以亡耳、天運艱難、既喪厥

國矣蓋謂幽王之事也前鑒不遠天命不僭若忿於威儀而同遏其德以迷亂於政則民困急而國亦危矣豈可聽之藐藐也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於威儀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且夫威儀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威儀之著莫大於言行而合乎禮所以爲德之隅也言而體諸躬所以爲民之則也威儀之美莫大於敬與和克其明刑無易由言敬也屋漏之中亦懍鬼神則敬之至矣輯柔爾顏溫溫恭人和也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則和之至矣本和敬以美威儀此詩之大旨也淇澳之美武公也瑟兮僩兮者敬也寬兮綽兮者和也大學引之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爲此明德之至善也中庸之傳道也戒懼致中敬也發而中節和也而推之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爲此修德

凝道之大端也。武公其知之矣。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也。逐葉摘取曰采。循條盡取曰捋。連條伐取曰劉。瘼病。殄絶也。倉兄與愴怳同。塡塞也。倬明貌。矜憐也。蘇轍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則王室忽焉凋敝。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心。悲憤塡胸。呼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騤騤，不息貌。翩，飛揚也。朱子曰：厲王之時，征役不息，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是也。夷，平。泯，滅也。黑髮曰黎。火餘曰燼。步運頻蹙也。天下之亂，生於王心。厲王好兵，故亂生不平，列國無不被害，丁壯盡行，俱有死亡之禍，其幸存者亦鋒鏑之餘耳。民生既困，則國運日蹙，是可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蔑，無。資，賴。將，佑也。疑與凝同，定也。君子謂厲王也。無競，莫強也。厲階，禍始也。梗，患也。言民力已殫，國無所賴，而天心不祐，欲居則無所定，欲行則無所往，其危甚矣。原厲王之秉心，不過欲莫強於天下耳，非欲虐民以危國也。其專利監謗以為禍始者，誰實為之，而使至今為患乎？則不得不追咎榮夷公、衛巫之屬矣。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土宇疆域也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念我土宇者王室亂則天下可憂也逢天僤怒者民叛王奔是天怒已甚也鎬京在西中原在東靡所定處者京師及侯國皆亂也孔棘我圉者中國既病四夷交侵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而比也慮難曰謀防患曰毖況象削減也憂恤撫民也序爵用賢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言天子已出四國皆叛時事如此惟望共和之二相能謀能毖而後亂況可滅也謀毖之道惟有憂恤百姓惟有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如濯水以解熱也不

然則何由能善哉有相與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並也言當此時而仕進如鄉風而行其唈必甚故民雖有欲進之心而並云力不能逮皆稼穡以代祿而已以爲惟此可以資生是寶也且可因以免禍故好也君子皆不欲仕則雖欲序爵而無由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贅綴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是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言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矣今又降此蟊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饑饉也哀痛中國其君俱危其野盡荒則

雖欲憂恤而無從矣憂恤序爵兩無所施則我之謀猶亦窮雖有心力以憂天矣是不得不專望其和之二相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考成也言二相行政上不叛王而下撫其民是乃順理之君民人所瞻望者也凡我朋友皆當秉二公之心宣布其謀猷以慎成其相業乃所以忠於王也而又有不順之人不與二相同心獨出意見自以爲臧則是別有肺腸而且能惑民使至於狂也史稱厲王奔彘太子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之是不順自獨而俾民卒狂者實有其人故下以朋友之義反覆開導之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並行之貌。譖、謗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中林之鹿、尚然並行、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被譖而退者、固憂得禍、譖人而進者、亦豈能得福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之謂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言禍福倚伏、不可預知、夫惟聖人所見者遠、其言亦遠、雖百里之外、如目前也。若愚人不顧其後、遂至敢於爲狂、且以狂爲喜也。我既知之、且能言之、何爲畏忌而不盡言哉。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馴也。迪，從也。復，重也。言從二相而不叛王者，皆良人也。叛王而圍太子者，皆忍人也。爾於良人則弗求而從之，於忍心之人，乃顧而復之。是民已好亂而爾又倡之，寧以其身為荼毒斯民之具也，果何為哉。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汙穢也。言風行有道，多從空谷而來。人行亦有道，皆從中心而出。彼順二相之良人，由於中心之純善，若不順而自獨，且俾民狂者，皆由於中心之汙穢，欲因亂以取利也。故下直以貪人目之。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與也以風之有隧與人之有類也言貪人好利則必自敗爾與同之亦必同敗是貪人不可與爲類明矣乃爾聽我之言亦隨日對答再誦言而使爾行之則如醉而不醒所謂從而不改也爾既不用良言則我之言亦多事矣是爾悖而使我亦悖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友反予來赫

賦也陰與蔭同庇覆之也赫恐也言爾雖如此我終以爾爲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如弋飛鳥時亦獲之朱子曰謂我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是也我既確有所見乃往告汝欲汝轉禍爲福是庇蔭汝也汝乃不從而反謂予來恐動則不諒予之心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

職競用力

賦也。罔極無定。職專也。涼薄。背反覆也。回遹邪僻也。言民心罔極。爾又專為涼薄而工為反覆。是與為罔極也。導民以叛。是不利也。爾乃為之而加恐不勝民多邪僻。爾乃專與之爭。而用力以勝之。是導民以惡而貽民以禍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也。陰取曰盜。明奪曰寇。言民生未定。爾乃陰取其財。而又明奪之。是由盜以至於寇也。為不利競用力。為盜寇。皆所謂涼也。我曰涼不可也。爾亦曰涼不可也。不旋踵而背之。且從而詈我。則所謂職涼善背也。爾雖自文曰背而詈者非予也然我則既指爾而作歌矣。是豈可不深愧而速改也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芮良夫所作也。左傳秦穆公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也。厲王天姿英武。本足與有爲。特以用人不審。長父導之以好兵。榮公導之以好利。至於衛巫監謗。而民不堪命矣。禍機一發。天王蒙塵。儲君匿迹。諸侯皆叛。四夷交侵。非周公召公竭其忠貞。調和共濟。豈復有周室哉。然二公虛天位以待工。而人不諒也。召公舍其子以靖亂。而人不知也。故當時士大夫或有不附二公而陰與爲難者。所賴良夫之徒。辨明順逆。彌其讒慝。而消其反側。於是乎共和之功成。而宣王之中興。亦基於此矣。國以人士亦以人存。用人可不慎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回則天晴不雨可知也、雲漢回則夜深望雨可知也、何辜今之人非怨天也欲知其罪而修省之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也、憂雨已切、禱雨已勤則上天亦宜我聽矣、望之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畜、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祭宗廟也、奠以禮神于上、瘞以禮神於下也、宗尊、克能也、丁當也、言后稷欲救旱而不能上帝能救旱而不至、與其災下土之小民、毋寧使災當

我身也不愛其身以救民仁之至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孤特貌遺留也則不我遺言不止黎民靡遺并我亦不遺矣如是則豈可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亦將自此而摧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地以自容也大命衆命也近止隣于死亡也靡瞻靡顧無所仰望也羣公先正雩祀所及也言羣公先正於我尚疏或不我助父母先祖則至親也何忍使我至於此極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濯也魃旱鬼也惔焦熏灼遯逃也言羣公先正神有來去或不我聞上帝則日鑒在茲也而降災如是豈我有失德將使避位而去乎無所歸咎而自怨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去遯也蘇轍曰始以旱故欲遯去繼又以棄位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以求濟斯難不敢去也瘨病憯曾莫暮虞度也言農之始耕巳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頭祈年于天宗亦孔夙矣春祭方社秋

又報之實不莫也敬恭明神如此宜無有悔怒之者乃上帝不度我心而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也嚴槩日水旱之災必有以致之但痛我不知其故耳若知其故則當速改之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賊也友當作有紀數也鞫窮疚病也庶正衆官之長冢宰衆長之長也趣馬師氏膳夫見十月之交左右侍御僕從之人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詞卬與仰同里與理同辨理之也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亦無有紀極矣不止公卿凡有祿者皆勸施焉庶正冢宰以賙恤之故而至於窮病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無人不周濟亦無不耐心爲之不敢有厭倦也君臣同心竭力賑恤瞻仰昊天不知更當如何辨理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假至贏餘也成勞正政也有嘒其星則未有雨徵也羣臣竭其精誠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然尚願勉之也前旣靡人不周今當大命將近之期不可棄爾成勞也非求爲我之一身國家庶政皆賴以定不可不益求所以昭假之也故仰天而訴之曰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望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宣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繼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作是詩也詳繹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蓋消弭補救之道皆具不止禳遝其

憂懼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崧崇也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駿峻也甫仲山甫也何楷曰謂申伯與仲山甫德位相同所以亞申伯是也蕃與藩同蔽也宣布也言竦然而高者嶽山也應國家將興之運而降其神靈生甫及申使爲王室之羽翼以藩屏四國而布其德澤於天下蓋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理固然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猶娓娓恭順也纘繼也于往式法登進也申本侯爵而言伯者命爲方伯也范處義曰申侯佐王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邑俾邑於謝

謝

以為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又命召虎往定申伯之宅大其城郭宮室以進於南方諸侯之上使子孫世世常守其藩宣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作起也庸功也徹徹法也傅御申伯之家臣也私人謂從行者也言謝宅既定王乃命申伯使式是南邦者明前言南國是式者明王之意也此言式是南邦者明申伯之職也所以邑於謝者使因謝人以起其功蓋據大城撫大衆而後可以鎮服諸侯也又命召伯使徹其土田正經界定賦稅也又命傅御使遷其私人給資糧援田宅也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王之所以待申伯者至厚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完善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也、此總承上文言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也、謝城築而完善寢廟成而高深召公既竣事而告王也、王錫申伯將遣之也、賜以四牡之壯馬又賜以馬首之金鉤馬膺之樊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遣使之國也、圖謀也、謀爾居而莫如南土者擇重地以展全才也、介與玠通爾雅云圭六尺二寸謂之玠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鎮圭、王命申伯鎮撫南國故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之自行是也、呼王舅而告之曰汝往近矣、其所以命汝往者則以南土與荆徐為鄰、欲汝安内攘外永保無虞不止南國是式已矣、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信果邁行也申伯戀王不欲遽往至是始果行也郿地名餞送行也言還南者申伯之國在南也謝于誠歸者今始誠歸于謝也峙積粻糧遄速也言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取什一之稅而預峙其粻倉庾有儲蓄廬市有委積用以速申伯之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老而壯也嘽嘽衆盛貌鄭康成曰周徧也戎猶汝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咸喜曰汝乎有善君矣是也又言申伯之聲名豈不顯乎是王之元舅而允文允武可以爲百僚之法則者也

其爲良翰必矣元舅者后父也頌其文武而兼言元舅者固以見申伯地處親賢威望素著抑以見宣王之封申伯實以其才堪勝任非徒加恩於外戚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以手揣物曰揉誦詩成而工師誦之也碩大風聲肆長贈送也言申伯所以有文武之才者本於其德也柔溫也惠寬也溫以撫之寬以教之也惠順也上順天理下順人心也柔惠者恐其無斷申伯則又能直焉是非明而賞罰公也如是則強者治以剛弱者綏以柔萬邦雖廣協而馴之如于揉之矣懷其惠者頌其仁畏其直者頌其義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矣蓋欲申伯懷遠以德而不徒威之以兵義之所關甚大而詞甚美所謂君子贈人以言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玁狁，西伐西戎，南伐淮荆。王又自將而伐徐，知南方之難靖也，故相其形勢而益封申伯，以謝邑所以扼荆徐之吭也。北城朔方，南城謝，可謂識深慮遠矣。吉甫前伐玁狁，知北方之患已除，所可慮者南邦耳。馭之以術則虞詐愈生，威之以兵則叛服不常，此非覃敷文德，威惠並著，無以服其心也。故詩於此三致意焉。疊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欲其上報天子恩也。又言周邦咸喜，欲其下慰萬民之望也。南國是式，南土是保，告以安攘之大計，所謂其詩孔碩也。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告以懷遠之亶圖，所謂其風肆好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言天生衆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理民之生也即秉此理以爲性故性無不善而見人之有善德者必好之矣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凡民皆然而況天監有周因天子之明聖特生仲山甫以保之則其懿德更超於烝民而天子之好之亦必異於常人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古訓先王之典也若順命令賦布也此言仲山甫之懿德也山甫人臣也臣道主柔是其則也然恐其柔之過而弱也故必嘉嘉者禮也柔而能立於禮斯合於則矣令儀令色柔於外也小心翼

翼柔於內也古訓是式法古之禮也威儀是力行今之禮也柔嘉如是是謂懿德故天子好之使之布令於四方也天以其理錫之烝民則爲明命性之所以善也君以其言布之天下亦爲明命道之所以行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式法也式是百辟者位冢宰正百官也纘繼戎汝也祖考謂周公與獻公也權德輿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卽首章所謂保茲天子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言也發起而應之也式百辟以保王躬可喉舌以賦政事皆王命之詞所以任之者甚重則好是懿德可知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不順也言王之所命邦國或順或否皆能明之順者將勸之否者戒飭之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朱子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是也肅肅王命奉而行之所謂賦政於外也邦國順否皆能明之是以四方爰發也天下未有不保已而能保人者明哲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天下未有不事上而能使下者夙夜匪解乃所以式百辟也仲山甫之懿德如此亦可以常爲王之所好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此下二章言仲山甫之不宜徂齊也民之秉彝原無不善而氣質不齊故有剛柔又有善惡其剛惡者所謂彊禦也故世俗有言人之待人有如

食物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不然夫仲山甫所謂柔嘉者也惟柔故柔亦不茹柔而能嘉故剛亦不吐不茹柔則不侮矜寡矣不吐剛則不畏彊禦矣此柔嘉之所以合於則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細也儀度圖思也袞職王之職也言秉彝之德其端甚微而其幾甚細非明健兼至不能擇而執也故人亦有言德之微細有如毫髮民鮮能舉之我思度之維仲山甫察之明而守之固故獨舉之我雖愛之莫能助也察之明故袞職有闕人不能知而仲山甫知之守之固故人以爲不必補而仲山甫必補之也補袞如是則宜朝夕納誨而不可出於外也明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言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業業捷捷。每懷靡及。仲山甫之忠也。不敢不盡心也。然而王命仲山甫則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爲玁狁。城南方爲荆徐。城東方者何爲乎。是無大故而出重臣於外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用遄速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淡遠也。言仲山甫之所以當遄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耳。蓋以仲山甫者。天生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去君遠行。自不能無永長之思。而我作詩以慰之。者以秉彝懿好。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好之不必

以祖齊介意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勵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畧。城彼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又不聽也。一旦擬其補袞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闕。式遄其歸情見乎詞矣。至其物則秉彜。指性命之實。古訓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德輶克舉。盡擇執之功。其於學問。醇乎其醇山甫固深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濕水徑良鄉北界歷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是也有又也倬明也言禹之功大矣今又將修明其道故命韓侯爲方伯也王親命之重其事也纘繼也戎汝也韓侯之祖考有曾爲方伯者故命纘之也解懈虔敬其恭也朕命不易言朕之寵命亦不易得戒之也幹正之也不庭方者不來庭之國也韓城近燕比方之國不來庭者甚多故欲其榦而正之以佐女君此命爲侯伯之詞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天子之鎮圭命爲方伯者錫之崧高之詩曰錫爾介圭是也諸侯秋見於王曰覲淑通作俶青色也何楷曰大旗以封同姓其色青故曰俶旗也綏章注鳥羽或毛尾於竿首也簟茀錯衡見采芑鏤刻金也錫當盧也鞹革也鞃軾式中也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以虎皮覆於式上也鞗革轡首金厄以金爲環也此詳序其入覲錫予之禮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肴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祖祭行神也仲山甫出祖祖始行也韓侯出祖返國也鄭康成曰尊其所往去如始行是也屠地

名、顯父、王之卿士也、謝枋得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有等差是也、路車乘馬、王所贈也、采菽之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且多也、胥相也、言韓侯與顯父相樂、榮君寵也、此詳序其餞贈燕飲之禮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名汾王也、蹶父周之卿士也、韓侯迎之、行親迎之禮也、蹶之里、蹶父之采邑也、諸侯取夫人、迎送皆以百兩、鵲巢之詩曰、百兩迎之是也、諸娣從之者、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而靚也、如雲、麗且多也、此詳序韓侯親迎之禮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賦也韓姞者蹶父姞姓其女歸韓故曰韓姞也左傳曰姬姞耦其子孫必蕃是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川澤魴鱮言水產也麀鹿熊羆貓虎言陸產也慶喜令善燕安譽樂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樂娶於姞也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樂歸於韓也夫婦相樂內和而家理立國之本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韓城在涿郡。王肅曰。聖水出方城縣比東南。徑韓城。郎詩所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者是也。以先祖受命者。韓侯之先祖。嘗受命爲伯。以撫百蠻也。追貊。北狄之國也。王錫韓侯以追貊。使統受北方之國。因以繼其先祖而爲伯。所謂纘戎祖考。幹不庭方也。墉城也。壑所以畜水也。實墉實壑。修城垣。逼水道也。籍與藉通。孟子曰。助者藉也。實畝實籍。正井疆。定田制也。貔白狐也。赤豹黃羆皮之色也。言韓侯能修城垣。通水利。定田賦而貢其所有於王。所謂夙夜匪懈。虔共爾位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韓侯受命爲伯也。王者錫命侯伯。非徒寵榮之。蓋實有其職焉。觀其錫命之詞。訓之以纘祖考。共爾位。幹不庭。而韓侯果能受批國。勤民事。修職貢。則聖主賢臣經營天下之規模可想見矣。至於敘錫予。及於鈎錫幭厄。所以昭恩。且明禮也。言餞燕。及於魚鼈筍蒲。

所以數典且示儉也言樂土詳其魚鹿熊虎固以章物產抑以見佃漁之利可佐民之衣食也紋職貢指其羆豹貔皮固以明忠敬抑以見貢獻方物各呈其土之所有也至於首言梁山禹甸而中及於韓侯之娶妻有以也自古勤民事者莫如禹而善齊家者莫如文王則襄成賦固歷代所不易而刑于寡妻則有周世守之家法也韓侯之墉壑畝籍盡水土之功固以纘禹之服而親迎燕譽有關雎之風實以秉文之德也雖直敘其事而其道有大焉者矣孔子贊易曰其旨遠其辭文韓奕有焉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江漢二水名並舉之者漢至夏口合於江也征淮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蠻荆已服江漢道通故

徵南國之師使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浮浮氾也滔滔遊也兵沿江行如水之遊也匪安不遑處也匪遊不遑息也求責也聲其罪而責之也舒緩也鋪陳也出車設旟而不敢緩者既至其地將鋪設以陳兵也方叔之伐荆蠻也亦曰陳師鞠旅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揚天威以臨之懼而服焉斯已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流而安也洸洸勝而威也見淮夷之已服也四方淮夷之四旁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四旁之國使皆向化而後可告成功也所以然者江漢之間其國甚多淮夷倡亂必皆覰望故四方既平斯王國庶定天下皆無爭鬭而後王心始寧也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必不用而乃寧故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大臣又以王者之心爲心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滸水厓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疚病棘急極中也書曰淮海惟揚州自淮至於南海中界太江凡徐揚之域皆江漢之滸也人繁而地廣故王命召虎乘此兵威以次開闢所闢疆土皆行徹法無重斂以病民無苛急以滋擾平其政令來取中於王國所以除四國之暴而柔新服之民也于往也往而疆之正其經界往而理之通其溝塗經之營之至於南海則普天之下皆遵王制矣朱善曰封建井田政之大綱故江漢既平闢四方之侵地所以復封建也徹四方之疆土所以復井田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與徇同。撫徇之也。宣布也。召公康公奭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至於南海則可以止矣。故王命召虎來也。來而撫旬吾之人民。來而宣布吾之德意也。昔文王武王受命之時維召公奭是爲良翰。日闢國百里。亦在江漢之滸也。無曰予小子。敢比德於文武而汝之功則召公是似矣。汝能開敏爾功。我將錫爾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也。秬秬鬯以秬黍爲鬱鬯也。卣尊也。文人謂文王也。書曰追孝於前文人是也。錫山土田者諸侯有功則益封以地。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言錫爾玉瓚秬鬯一卣。爾往岐周告於文王之廟。言我錫爾以山川土田。用賞爾功。爾從岐周受命於祖廟

亦如爾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也自此以上皆命詞
虎拜稽首拜命也天子萬年非面祝之也謝枋得
曰錫山土田必受命於岐周者明賞非宣王之賞
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
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又思康公之德則
必竭乃心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主不徒責
臣子以事功而惟勉之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以
感動之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既拜而又拜者
有所敷奏也言敢對天子以詞以宣揚天子之美
命王命虎以召公是似虎敢不竭力盡心以成召
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抑又願天子之似文武也
明明天子既有令聞矣所願日新又新進而不已
覃敷文德使教化洽於四國無徒用武以威之也

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已功而引君於道、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平淮也。淮夷之為患久矣。成王初立。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興。初命吉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荊。南邦既定矣。乃命召虎伐淮南。又命皇父伐淮北。蓋用力於淮夷為多也。觀虎之式闢四方。至於南海。其功亦偉矣哉。然詩未嘗侈言之也。當經營之初。已期庶定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惟專疆理旬宣。奠民生於和安。至其錫命對揚之詞。君惟訓臣以忠孝。臣惟告君以道德。三代而上。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以觀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赫赫威儀也明明光顯也萬時華曰恵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親總六師如雷霆作驚日月重朗是也王命親命之也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而兼太師也整治也六師皆發王親行也戎軍事也敬慎其謀也所謂臨事而懼也戒申其令也所謂師出以律也南國徐方也行師而言惠者伐暴乃所以安民也既敬既戒法也惠此南國道也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此之謂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尹氏吉甫也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令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王命皇父將中軍而使休父將前軍先行循淮濆以覘徐土也萬尚烈曰淮在徐南其勢

相倚此徐夷逃遁藏匿之藪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擣順攻不爲東南邀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即已定策循淮浦以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即後所謂截彼淮浦者是也三事三卿之事也天子自將三卿居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也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也不留不處戒詞也前軍先發貴於神速行不可遲留止不可久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業業敬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畏可畏也舒紓也作奮也紹糾緊也遊散緩也南國之民困於征役而時被侵侮王欲紓其力而保其土故奮然

振作以來也將欲舒之故不紹恐滋擾也將欲保之故不遊欲及事也所以然者以徐方絡繹騷動宜有以震驚之故天子奮作親總六師天威所指有如雷霆使徐方聞而震驚將不戰而服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闞勇貌虓虎怒也鋪陳敦厚濆濆截堵也言天子至淮而徐猶不服故震怒奮武移師前進爪牙之臣勇如怒虎厚集其陣於淮濆而時出奇兵以執其醜虜天子又以王師居於淮浦而截其去路彼欲拒不能欲奔不可所以服也於此知宣王之廟算矣由江漢以伐淮者截淮夷之後也率淮浦以伐徐者截徐戎之後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固濯洗也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如江漢二水會也如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有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也縱而計之緜緜相續不可絕也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汙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猶謨允信塞滿也庭朝回邪也言戰而勝矣其所以服徐者則不係乎戰也由平日王政之行誠信於內而充塞於外天下感其德而不能外其

化故徐方來服而自同於諸侯此天子之功非武臣之力也玁狁西戎荆蠻淮夷四方既平徐亦來王曰徐人既無同邪之心則天下永無爭戰之事自此可以旋歸而銷兵革於不用矣凡師出貴於貞言王猶允塞歸於道也武成患其黷言王曰旋歸止以義也此則所謂因以爲戒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因以爲戒也徐爲伯益之後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王失馭遂爾僭號蓋負固之方惟徐爲強也宣王中興玁狁西戎既畧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出江漢以伐淮夷然後備淮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子親履行間敦鋪執虜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勝而王靈亦稍褒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敘戰功此獨詳言其師武臣力之狀而歸之

於王猶允塞終之以王曰旋歸詩人之意蓋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其後宣王以纘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民於太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見之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蟊害苗之蟲也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夷平屆止罟綱瘳愈也朱子曰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之之詞也蘇轍曰國政有定則民受福無定則受其病也何楷曰蟊賊外至以比皇父號石父之類也蟊疾內生比襃姒也內外之蟊相煽為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期如張綱羅以陷人於罪而日夜不收則民之病無有平愈之日矣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賦也收拘說縱也輔廣曰前四句承上蟊賊而言其侵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已也後四句承上罪罟而言其拘縶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哲智也城猶國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鳥長舌能言也階梯也寺奄人也朱子曰男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以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以其能言足為禍亂之階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是也匪教匪誨是維婦寺言自古人君之側其相依

舍

爲奸而不可教誨者惟婦人與宦官彼既不識禮義廉恥之防而又不可與言興亡禍福之幾身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是不可不痛懲而預防之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至慝惡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有位者也公事朝政也休息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而變詐既譖妄倡始於前至後而以其言不驗則又背其前說以自解而誣人此其爲害豈曰不極乎而王猶以爲不過侍申御供灑掃之人耳胡能爲大惡乎是以婦寺愈熾而小人緣以爲奸商賈三倍之利今之君子皆能識之婦人本無公事今則休其蠶織而于預朝政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介爾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也富猶福也介大狄害胥相弔憫殄盡瘁憔悴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以不福王哉由爾舍女戎之介狄反忌予之正言故也天降不祥而王不憂憫不敬天也一戚威儀皆與先王不類不法祖也不敬天不法祖則善人無所施其力而皆去矣善人國之紀也人亡則國瘁人皆亡則國殄瘁矣傷之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禍優多幾近也言婦寺之害終不可除則是天之降禍禍其類多而其期亦近矣人之云亡則無復維持補救之望矣我心憂憂之而未如之何惟有悲而已矣後宮色盛則君子隱伏讒人高張則賢士無名依古以來國家之季大率如此可為太

息流滞者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湧貌檻泉水上出也藐藐遠貌鞏固也以泉之從出者深與憂之從來者遠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不可爲也雖然天下事天與人共之者也天甚高遠而神功不測雖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猶可以救爾後焉蓋仍以敬天法祖望之也

瞻卬七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幽王之亂生自婦寺人所知也而聖人有取於瞻卬者以其知救亂之道也世之治亂人爲之實天主之天心一回靡亂不治回天之道在於法祖法祖之道無他

攷其忝祖者而已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法譏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皆反之所謂忝也。但能改過取其忝爾祖者而無之去虢石父之譏遠褒姒之色賤皇父之好貨而貴周召二公之德則往不可鑒來猶可追式救爾後無難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非虛言也。但改其所以狂者而作聖之功已在是矣。深望王之自勉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言上天甚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盡皆流移中國邊陲莫不荒蕪。不知何以致此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邦

賦也、訌、潰也、共與供同、潰潰、昏亂也、回遹、邪僻也、言上天所以降罪者、由於小人蟊賊、寅緣婦寺、訌惑於內、昏庸椓喪、不供其職、此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實用之、使之治平我邦、是以饑饉流亡也、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貌、訿訿、讒謗聲、玷、缺也、塡、久也、言小人頑慢、且善讒謗、其於政事、必有所缺、而王曾不知、君子敬愼、久著勞績、而不安其位、且至於貶黜也、何楷曰、兢兢業業者、卽未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有舊者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岸上者潰壞也言君子小人用舍顛倒如此是以民生日困如彼歲旱之草不能暢茂又如棲岸之苴立見枯槁我視此邦之人無有不潰壞者所謂淪胥以鋪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富祿時今疚病疏粗粺精替廢也兄與況同嘉與之也言昔之時亦有受祿而富者不如今時之謬也昔富君子今富小人也今之時亦有失位而疚者不如茲人之甚也庸人之貶猶輕君子之貶更重也譬之於米小人如疏君子如粺亦易辨爾王如辨之則彼小人當自替之胡不自替而專嘉與之使得援引其黨類乎怪之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

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頻涯也池自外灌故竭必自頻以比王澤之竭由外有小人也泉自內出故竭必自中以比王澤之竭由內有褒姒也羣小豔妻內外爲奸其爲害也溥矣而王猶不悟專嘉與之使其害益大則危亡將至豈不災及我躬乎憂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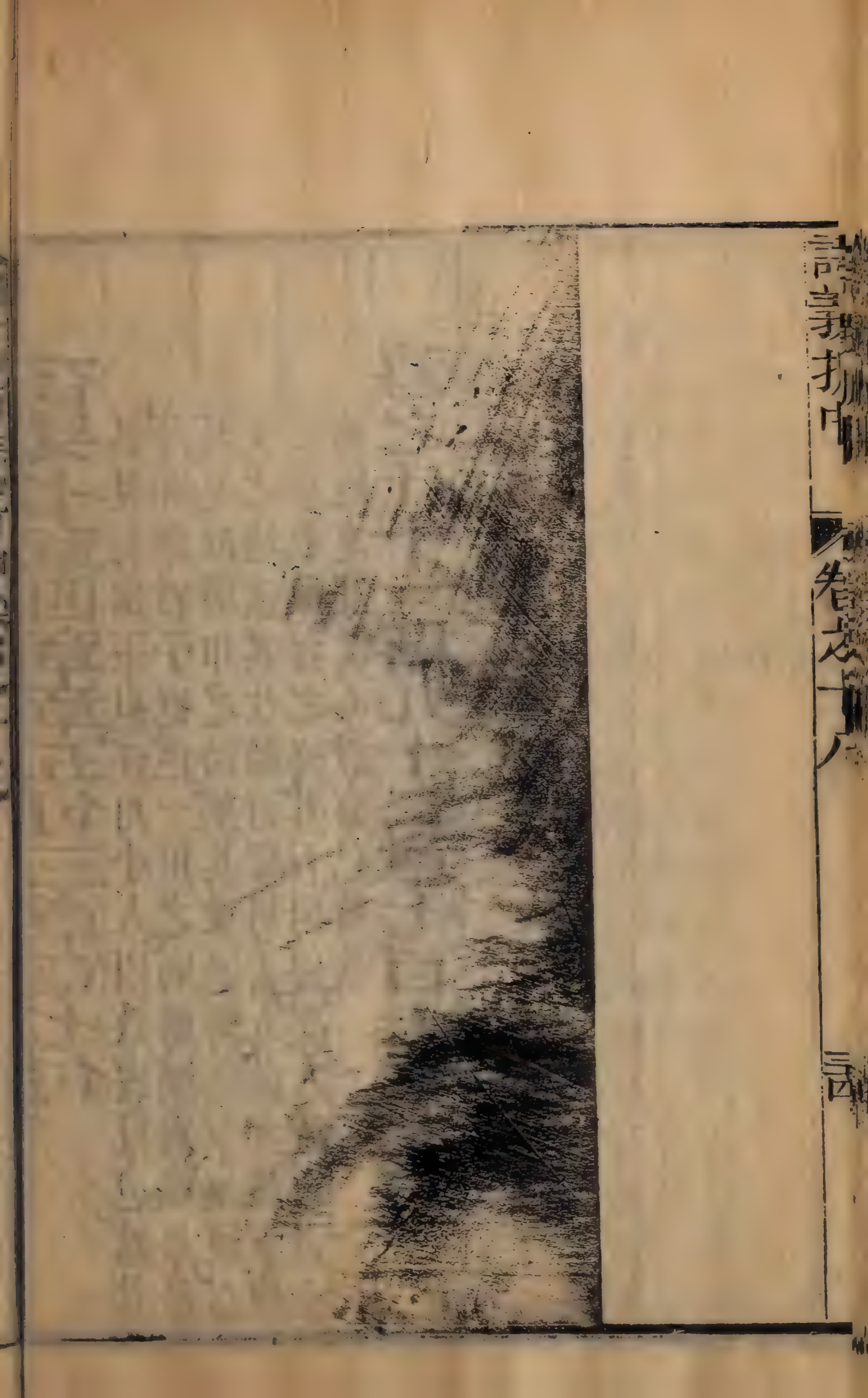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先王謂宣王也受命謂中興也召公謂召虎也王命召虎式闢四方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所謂日闢國百里也至於幽王四夷交侵諸侯內叛所謂日蹙國百里也父何其盛子何其衰然今去宣王之時未遠也維今之人不尚有與召公共事者乎但一用之則中興之業計日可待而終於不用豈不哀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刺幽王也任用小人以致喪亂也然其時非無君子也但一用之則轉禍爲福易易耳是故瞻卬之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召旻之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猶匪風下泉之意也風雅之終其旨同歸聖人欲撥亂世而返之正其心豈有已時哉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九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頌四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歎詞穆靜深清明潔肅敬雝和顯光大也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也秉執越於駿大承奉也斯語詞言美哉此穆清之廟也在廟中者光大之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雝和執行文王之德以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大奔走其在廟之主然則文王豈不顯於上乎豈不承

於下乎由其德化久而彌深故人心無有厭斁如斯也

清廟一章八句

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營洛成王至於洛諸侯來朝因率之以祀文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盛德之容敬與和而已和者天之元也人之所以爲性也敬者守其和也人之所以定命也文王之德雝雝在宮和之至也肅肅在廟敬之至也書嘗以此譽髦斯士矣今之助祭者肅敬雝和猶蒙至教之澤故曰秉文之德也對越在天文王昭於天也天之爲天穆清而已文王肅雝顯於穆清之天多士肅雝承於穆清之廟對天如對文王也故維天之命歎文與天同其穆維清緝熙歎文與天同其清也辭約而意遠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穆靜深也不已不息也不顯猶穆也純一而不雜也天穆然而健行文王穆穆而緝熙其道同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是也假大也溢滿其量而有餘也收斂其溢而不散也駿大篤實也言文王以純德格天故其餘福波及於我我當修德以收之也曾孫篤之祝之也言天既大惠我文王餘福及我矣惟望自我而後凡為曾孫者皆篤行文王之道以維其德而受天佑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祀文王也祀文王而言天者文王之德與天同也今夫天其變化無常者成形

成色之用也其有常不變者無聲無臭之體也用著於有體立於無故法天者懔於見顯之交尤慎於隱微之際宥密基命自強不息則不顯而純與於穆不已者合德矣天之不已文王之純非作而致之也天行無疆由於其德之健聖功不倦由於其性之一健而一者所謂誠也中庸曰故至誠無息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之道擇善固執固執之功在於篤行由是言之篤者所以固也固者所以誠也誠則純純則不已矣曾孫篤之教以誠也誠者造於純以配天之實非徒祝其得福已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緝續熙明典禮肇始迄至成終也言天之為天清而常明者也文王得天之清故有明德所謂熙也緝熙者其德常明與天同清也與天同清則天理之節文自著此文王之典所由來也今祀於

文王之廟者自始事以至於終皆能秉文之德以行文之典則文王佑之而天亦佑之矣此周之所以受福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祀文王也。清廟之三。皆祀文王。清廟初獻之樂也。維天之命受報也。維清送神也。昔舜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維寅。直哉維清。蓋以秩宗典祀交於神明。以清為貴也。禮之清由於德。德之清本於天。人秉天德。昭聞有融。有時而昏者。欲蔽之也。夙夜維寅。不以人欲蔽其天德之清。則禮行矣。故於穆不已者。文王之德之所以純。維清緝熙者。文王之典之所以明也。迄用有成者。自始至終。皆清之心。以行典則。文王之熙。我亦緝之矣。曾孫篤之。所以進於純。迄用有成。所以緝其熙。純而緝熙。則亦不已。此文王之所以昭于天。多士之所以對越在天也。穆清之廟。與天同象。肅雝

之祖。與文同德。顯承無射之形容。如繪矣。書天傳曰。周公升歌淸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此之謂也。

列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賦也。烈。功也。辟。君也。烈文辟公。有武功文德之諸侯也。祉。福。所止也。辟公助祭。而神錫祉福。則不啻辟公錫之也。國家億萬斯年。諸侯歲時助祭。所以惠我者無疆。願我之子孫世世保之也。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戎功。即烈文也。皇。大也。言辟公惠我。我亦惠辟公。辟公能謹爾侯度。無專利無汰侈。則王自尊崇之。又念汝烈文之功。願爾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無競。莫强也。刑。與型同。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非虛願也。旣祭前王。但法前王可

矣昔前王之莫强於天下者以其人也爲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於顯隱微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此前王之所以無斁于人者常念之而不忘則德立道凝人存政舉而無疆之祉福可保矣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獻顯相也儀禮曰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烈文者功德也成王之初周興未久助祭諸侯身任前王以定天下故皆有武功之德也無封靡于爾邦戒之也天下之弊不自外生皆由心出心有欲則厚取心無制則侈費費愈奢則取愈厚而民不堪命矣戒封靡所以塞致亂之原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無競維人以身教也其心正不言而喻不顯維德以誠通也所以植致治之本也一獻酬之間而相戒勉者如此蓋當時之君皆聞大道之要故其民皆蒙至治之

澤也。嗚呼盛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作、起也。高山、岐山也。荒、治。康、安。徂、往。夷、平。行、路也。言天作岐山、在於周地。大王因而荒之、以順天也。未荒以前、天作之。既荒以後、則不啻大王作之也。大王作於前、文王繼之、勞來安輯之、民乃康居。天下於是乎歸岐、迄於今文王往矣、而以民歸者衆。岐之高山、因有平路。則前王雖往、治績常在。爲子孫者、當繼前人之志、世世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亨於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啟闢。疆理宜畝。所謂大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柞棫拔、道兌。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

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此文王之康功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其旨遠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基。積累於下。以積藉乎上者也。宥。深密。靜。靖。安也。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上天已有成命。至文王武王乃受之。而有天下也。二后所受。已為成命。至於成王。其命不愈定乎。然恃有成命而康好逸豫。則天難諶。而命靡常矣。故成王不敢康也。早夜之間。敬慎不懈。以基天命於深靜之中。葆其所性之明。而繼續之。因

隨事以盡其心、則君心淸、庶事理、而天下其常安矣、此成王之所以永保天命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也。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是也。明文昭在於緝熙、定武烈在於肆靖、而其致功則在於基命。天命人以位、先命人以德、冲漠之中有覺不昧、萬理森然、是所性之明德、故曰熙也。萬事之本、萬福之原、故曰基也。氣拘物蔽、而其熙微、則其基壞矣。故貴緝也。緝之之功、貫通動靜、而尤以主靜爲立極之要、故在於宥密也。隱微之際、人所不見、天必見之。已不見、人乃能見天、天理旣著、其明昭焉。於此時而察識之、存養之、使繼續而無間、則明德之體緝矣。因其德之所發、而遂明之、以盡其心之量、則充其四端、可以保四海。所謂明明德於

天下也。文王緝熙於前。成王緝熙於後。此不
周之家法。實千聖之薪傳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賦也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也右饌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饌右也儀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伊語詞言我今祀天而配以文王有所將而奉之有所享而獻之我將維羊以實柴也我享維牛以供饌也祀禮具舉天庶幾其在於右乎天監四方求民之莫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天報文王因以報我既右享之矣然天降福亦降威日刑文王則報之日而不刑文王則天威將至而所報不可保矣

我願自今以往夙夜之間戰兢惕厲以畏天威庶幾永保此右享之嘏焉盍對天以自矢之詞也

我將一章十句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人君之大德曰敬天曰法祖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刑之必式刑之必靖四方必曰靖之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者朝廷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刑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刑文王則立政者詳又使教化自近及遠四方皆靖且曰靖之不敢始勤而終偹則所以法祖者實矣敬天者以誠不以偽必畏之必夙夜畏之必以畏保之天之聽明不可欺也眞知上帝之臨汝實覺日監之在茲則精勤不期而自生嗜欲不戒而自去斯其畏誠矣天不息故畏亦不息夙夜之聞無時敢懈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然徒

畏之而已乎。文思所以保之焉。天明威自我
民明威。我其夙夜刑文王者。純而不已。靖四
方者。久而化成。天駿惠我文王。則亦永嘏我
矣。蓋以敬天之誠。厲其法祖之實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

賦也。時。巡狩之期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是也。邁。行也。言八君以時巡行於諸侯
之邦。察其政治而撫其民人。庶天以為能盡君職
而子之乎。此敘所以巡狩之意也。右。尊。序。次。震。動。
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言巡行四方。乃知昊天果

子之矣實尊周之位次於天下之至是以慶讓偶施莫不僭假祀典具舉百神山川莫不懷德而效順蓋人神皆受職焉而後信王之果為天下主也明者明德昭著之也戢聚櫜韜肆陳夏中國也言天既右序有周王亦式序在位於是布昭明德於有周之天下孰宜牧伯孰列羣侯孰為附庸以其德之大小次其位之崇卑則其明昭而其序定矣雖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干戈弓矢皆可不用惟廣求懿德布於中夏使五侯九伯皆得其人則講信修睦以康兆民而右序之尊信可常保之矣此則巡狩之實政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美巡狩也君者天之子也人子周知一家天子周知天下耳目不及於四方下情不得以上達子職有虧矣故時邁其邦斯昊天子之也且時邁非徒行也以行慶讓以祀百神以序在位所謂撫萬邦巡侯何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也。夫天下之議者衆矣。謂兵革不休。以有侯王長駕遠馭。必書武畧。而不知諸侯違命。乃有征伐。王政不行。乃有兼并。設天威所臨。八神受職。黜陟所及。百辟承流。慎簡親賢。以布於庶位。則兵革何自起乎。故秉禮以止亂。偃武而修文。爲治者耳熟焉。然非苛邅而親歴之。未有以信其實然也。君子是以知巡狩之爲義大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賦也執執持競彊也言武王能持其自彊不息之心也惟能自彊天下莫能與爭強是以有大功而君天下也不丕通大也言成康能大顯武王之烈故天命之使繼武王而爲君也何以見其丕顯也武

王克商頑民未靖自成康而治定功成四方始永爲周有矣武王未受命制作未遑自成康而禮明樂備文治始斤斤其明矣斤斤者條理精詳明之至也所謂繼明照于四方也生爲明帝殁爲明神則今日者鐘鼓和鳴磬筦諧集以祀之其降福之多可知也然降福者神受之者人也簡簡愼擇也神之降福必擇其人我知威儀果能反反敬愼有執競之遺意則神自歆享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矣蓋戒祀三后者勉效三后之德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康王也昊天有成命成王祔祭於文王執競康王祔祭於武王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又曰不強則枉武王之執競敬勝以自強也法文王之敬止也成王曰敬之敬之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康王曰敬忌天威又曰用咨揚文武之光訓是成康之丕顯其明法緝熙也而曰敬之敬忌以法文王之敬止也

則猶是武王之執競也。威儀反反，反敬止執競之功也。凡人之心出則放，反則存。凡人之行心放則肆，心反則敬。故威儀貴反也。反反云者，反而求諸身，又反而求諸心也。心反而常存，則自強而不息矣。由是言之，儀反而後敬勝。敬勝而後自強，自強而後丕顯，故曰湯武反之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有謀慮也。文，有道德也。立，成。立，極，至也。德之至也。來牟，麥也。率，遍。育，養。陳，布。常，倫常也。言，郊祀上天，惟思文之后稷足以配之焉。天以生民為心者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於成立者莫非后稷之至德也。稷藝五穀，民既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夏熟，可以接濟。乃上帝所命，使隨時率育也。衣食足則禮義生

華夏烝民無此疆彼界之分皆得相生相養以敷陳倫常之道是教之以至於成立者亦莫非后稷之至德也鞠人謀人之恩莫深於此經天緯地之文莫大於此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也

思文一章八句

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人皆知稷教稼穡功在養民而不知率育陳常實一體之事也田賦供而上下定奉養備而孝弟行室家寧而後有夫婦交際通而後有友朋其樸而不文者乃至文之所從出也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文王之德能與天合稷之功實與天同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賦也嗟歎詞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所也釐福成終咨問茹度也保介農官莫春周時建寅之月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明上帝之明賜也庤修而儲之也錢鎛鋤銍鎌也艾與刈同此耕籍而戒農官也王將耕籍祭於先農臣工畢從從祀從耕皆在公也故嗟而勑其敬之謂王祀而受釐實頒臣工從耕以成之也來咨來茹敕保介之詞也王曰嗟保介來爲我咨之爲我茹之維莫之春百穀未生又何求乎其咨問之何者新田何者畬畝新田何植畬畝何種也維莫之春百穀未生來牟不已生也美哉來牟轉盼卽熟將受上帝之明賜明昭上帝旣賜麥熟又賜禾熟用終至於康年其茹

度之麥夏熟禾秋熟其事皆在春也其命我農人
庤乃錢鎛與銍錢以耕之鎛以耘之不旋踵而忽
觀銍之刈矣此則王之釐爾果成之乃敬爾在公
之實政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耕籍也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於先農
而受釐耕籍事竣乃勅保介使勸農也國語
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王乃使司徒咸
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
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此則王釐爾成之大畧
也又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
滿眚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
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
命其旅曰徇此則來咨來茹之大畧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嘆詞。昭明也。假與格通。至也。爾謂農官也。時是。駿大。發耕。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耦二人並耕也。獨舉成王者。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之廟也。卜之而從。故言成王昭格也。祈穀禮成則農事興。故於廟中戒農官也。言農官當率農夫。使播百穀。大發其私田。咸服其耕事。萬夫為耦。通力合作也。蘇轍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卜郊也。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孟獻

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康王往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勤農重穀之至也○終三十里者○農官所司萬夫之界也○周禮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萬夫爲耦之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故曰終三十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興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水澤也、客、殷之後、於周爲客、戾止來助祭也、斯指鷺也、殷人尚白、來助祭者、車旂冠服、從先代之所尚、故其容潔白、有如振鷺也、彼所封之國也、斁厭也、客在彼國、無有惡之

者能綿其世澤以保宗社也也今來於此無有厭之者能守其忠貞以翼王室也如是則有譽矣然猶願勉之也譽欲其終又欲其永其夙興夜寐不懈無惡無斁之也譽之功庶幾畢生不渝而譽終傳及後世而譽永矣微子之命曰愼乃服命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俾我有周無斁此之謂也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微子助祭也武庚既平成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微子來助祭而爲賓也賓獻尸後主人獻賓歌振鷺也無惡無斁非微子不足以當之以永終譽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武王不絕殷後而封武庚成王不懲武庚之叛又封微子忠厚之至也觀振鷺之所詠下守臣節而助祭上以爲客而獻之且欲其永保祿位且欲其慶流子孫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多是雨暘時若高下皆收也藏粟曰倉藏米曰廩雍西之俗多藏粟於窖亦有高廩則富室也十千曰萬十萬曰億數之數也千倉萬箱我庾惟億是也及繼也陳粟曰秭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藏穀既多不止爲食并爲酒醴酒醴之用可以養老可以祀神故用以烝畀其祖妣不寧惟是凡百禮儀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遍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矣何楷曰隨事頼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祭八蜡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不

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之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蜡報之也列國各有蜡周禮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而休息之也治民之道曰富曰教富莫要於勤農教莫先於行禮觀此詩所詠年穀順成蓋藏諱裕奉親享祀百禮皆典亦可以得富而教之之大畧矣國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烝嘗祖妣以洽百禮其是之謂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賦也瞽樂官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也田大鼓也縣懸之也懸鼓亦周制也鞉有柄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自擊柷如桶以椎挏之所以起樂圉敔也狀如虎背有鉏鋙擖之以止樂也簫編竹爲之管笛屬也喤喤聲大也肅敬雝和也和鳴相應也成樂之一終也言集衆瞽於庭設樂器於庭皆備而後奏之鞉磬既作簫管之屬莫不備舉喤喤衆樂之聲與人聲相和而鳴肅肅然使人敬雝雝然使人和也於是先祖來格而聽之則樂定矣樂定之後歲時祀享凡我客之來助祭者將永觀新樂之成焉蓋聲容之美實足以格神人

而和上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所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庭也列敘樂器昭新制也業虡崇牙遵靈臺維樅之製樹羽則又加飾矣應鼓田鼓皆新冒之縣鼓則新為之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八縣鼓是也柷以起樂圉以止之堂下播鞉則堂上鼓鼙磬簫管依磬者也那之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是也肅雝和鳴樂之盛也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克諧雝也無奪倫肅也樂之肅雝皆由於人其溫而無虐雝也其栗而無傲肅也肅

雝之志形於詩歌故聲律之依而和者亦如其肅雝焉此虞廷制作之精意而周公獨得之也先祖是聽神以和也容觀厥成人以和也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美之詞潛藏之深也鮪王鮪也鱣鮪類鰷白鯈也鱨鰷類鰋鯉類鱣鮪之大鰷鱨之細鰋鯉之美莫不有之多之至也享薦也冬薦魚春薦鮪也祀祭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其魚之鱻薨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薦寢廟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行必有其地有

其時有其制春秋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傳曰書觀非事也書于棠非地也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言不時也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言有制也潛之詩言漆沮明得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魚亦於此也是不傷祿而害物也是君舉有常而網民於軌物也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是水蟲成也是取時物以薦新昭誠孝也言多魚明有制也是數罟不入而水族蕃滋也是物產盛而民得養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以行王之制蕃庶物養民人而後致敬於神介景福職是故也豈徒曰神嗜飲食已哉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賦也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綏安宣布哲明燕安右享之也言今日者嘗皇考文王之業助祭者諸侯主祭者天子天子穆穆薦其大牲諸侯肅雝助其設饌大哉皇考其綏予孝子可知也昔者皇考宣布明德於天下惟其能用人也既有文德又有武功惟其能為君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安而天心亦安其見昌厥後可知也故今日者天果有以綏我矣既綏我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永為天子頻薦廣牡以祀烈考并祀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武王祀文王徹饌之樂歌也來言雝雝者中心和悅非強之也至言肅肅者敬謹將事不敢怠也穆穆深遠天子之容也雝雝肅肅

穆穆皆文王之貌。而天子諸侯法之。所謂事文之德也。薦廣牡而相肆祀。令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也。降福者天也。天眷者民也。治民者人也。用人者君也。君能允文允武以用人而安民。則安及於天矣。故天亦安其後人也。然而嗣王之心。則不以天子爲榮。而惟以孝子自勉。并不以已之得壽爲幸。而惟願常伸其孝思於父母也。文王之爲父。武王之爲子。可謂各盡其道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賦也。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陽色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聲和也。鞗革轡首。有鶬金飾。休美也。昭考武王。皇大。綏安也。成

王既免喪諸侯咸來朝見新君以禀王章其車馬服物之盛美哉有烈光於朝廷矣王乃率之見於昭考武王之廟以展孝思以陳享獻以祈福而介壽典至鉅也永言以下陳戒之辭也天下諸侯來朝來享是即時王之多祜宜永保之更思光大之也烈文辟公既來朝享王亦宜畀之以多福燕饗錫予以綏其心使頻來朝覲繼續此烈光之休明歲時助祭常受此多福之純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來朝而見於武廟也成王既除喪乃朝諸侯率以祀武王受釐陳戒也諸侯載見禀一人之法度臣事君之禮也天子率見之合萬國之懽心子事父之禮也諸侯載見之時即從孝享篤天子之多祜所以展忠也天子率見之後更思慶惠于諸侯以多福所以廣愛也天子自謹王章乃可常受諸侯之朝享故欲其保之也諸侯常求厥章乃可永保

天子之祿位故欲其繇之也古之君臣無一時不篤其忠愛無一事不深其戒勉有如此夫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賦也客微子也作賓王家故曰客也重言有客鄭重之也殷尚白其後從之不止於冠裳皆白馬亦用白也萋且敦琢所獻之禮也何楷曰萋與縷通說文云縷白文貌萋言帛也尚白故帛亦白也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是也再宿曰信宿宿信信留之久也言縶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餞於道也未去而留之既去而送之左右無方以

綏安之、愛之無已也。淫大也、威罰也、夷平也、言紂與武庚、天既大降之罰矣、今微子能崇德象賢、則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綏之也、

有客二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朝將歸而賜于廟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爵命于廟。饗賜亦于廟也。微子萋且敦琢。修其禮物。所謂在彼無惡也。天子信宿縶馬以固留之。所謂在此無射也。王者之心與天同體。前者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降之威。我亦威之。今者微子崇德象賢。天降之福。我亦福之。其左右綏之者。皆所以順天之道。而并非邀結其心也。大矣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吠也於歎詞皇大也遏止劉殺耆致也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彊於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除殘去殺以致定其功而已蓋武烈仍本於文謨也

武一章七句

詩序曰武奏大武也朱子曰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也何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姚舞收曰一戎衣而天下定民免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其烈與文王等也李梼曰按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鬭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太武之詩在於止殺其義一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閔與憫通。傷也。予小子。成王自謂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皇考。武王也。永世。終身也。皇祖。文王也。庭。止在庭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傷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憂今雖免喪。煢煢常在疚也。每念皇考武王。終身克盡孝道。皇祖升遐。當思念之。如陟降於在庭。予小子念皇考。猶皇考之念皇祖。亦如見其陟降。故夙夜之間。不敢不敬也。於乎皇祖文王。皇考武王。予小子承繼大統。當永思祖考之所行。敢須臾忘之哉。

閔予小子三章章十一句

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朱子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後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是也除喪入廟其思父祖入之情也然思之而不效其所爲猶不思也成王之夙夜敬止眞能思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武王之受丹書也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思之而夙夜懋敬則能守敬止敬勝之家法所以爲繼序不忘也豈徒曰熒熒憂閔已哉責懍曰當成王之時王業已成而詩有慄然危懼之詞蓋治常生於戒愼亂常起於驕盈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猶以累卵爲心此其所以保治於無窮也大誥曰予維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此之謂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叛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成悠遠艾至叛分渙散也言問予小子將何由有成乎惟有率循昭考之道耳昭考之道遠矣予未能有至也進而勉以就之偶至之矣繼猶覺其叛渙而不合也以予之涼德遭家多難實不能堪昔者皇祖陟降庭止今皇考紹皇祖之神上下於庭因以陟降於家予小子在廟在宮皆見之矣惟望皇考降休保予之身使不罹於危難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愚庶幾有所至而有所成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成王祀武王也武廟初成致新主而祀之也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皇皇如有求而弗獲自維予小子而下則君焄蒿悽愴如

或見之是也灼知大道之高高遠勉而難至者察一心之出入離而難合眞覺祖考之神靈常在左右實求一身之保明期於繼述亦可以想見成王之用心矣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賦也顯明土事就近將進佛弼通仔肩任也言子乃令知敬之不可已也天有顯道不可欺也駿命不易宜思所以保之也無曰天高凡人之所事天昔皆陟降而觀之蓋無日不鑒在茲而可不敬乎皇祖文王緝熙敬止予小子不明敬止之道期勉于緝熙而已日者予率昭考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今惟有效其所爲日有所就無忘所能月有所將提撕吾心之光明使繼續而不至於昏昧又望

爾諸臣弼予負荷示我以顯然之德使遵而行之庶知行並進而敬之之功乃純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成王自箴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召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今王自警曰敬之敬之是體驗有素而見天之不假易也敬非寂守之謂必有資於學焉今夫天之明命內麗於人心而外著於事物所謂至善止而不移者也學之者必致吾心之知明於所止而默識之所謂緝熙於光明也必勵吾身之行得其所止而固守之所謂顯德之行也知止而後敬純於心得止而後敬達於事故致知力行者主敬之實功也大學言敬止而繼以道學自修中庸言慎獨而歸於明善誠身皆是道也然則成王之於學所得有深焉者矣敬之小毖皆戒勉之詞而列於頌者意成王平日常誦此以自警故後之祀成王者歌於其

朝以安神非通用之樂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而比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也拚飛貌蓼辛苦之物也言予自今其有所懲戒而知防後日之患矣蜂不可使而強使之是自求其辛螫以比使管叔監殷而致叛是自啓亂也桃蟲化爲飛鳥向不知信今始信之矣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孽而翦之遂致爲難是自招悔也若前車已覆而後車不鑒是既遭家之多難將又集于荼蓼予不堪其辛苦是以曰懲而思毖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成王自戒也。成王初信二叔而疑周公。忽武庚而不爲之防。幾危王室。今始悟而悔

之。歸誠於周公也。毖而言小者。毖之於小也。既已辛螫悔之何及。當於其莽蜂之時而謹之也。拚飛成鳥則不可制。當於其桃蟲之時而防之也。黄佐曰天下之患。常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是故堅冰之至。始於履霜可不慎哉。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賦也芟除草也柞除木也澤澤土解散也耘鉏也芟柞之後草木根株有未盡者故鉏去之也隰溝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水道田畔皆當修整十夫所同故耦徂也朱子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也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既種之後其實函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是也厭厭苗皆滿足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此苗既長大而去其苗閒之草也濟濟衆也實穀實也積聚藏也萬億及秭四句見豐年飶說文云飯香也椒味辛也列范處義曰有飶言其饌也有椒言其酒也楚辭云桂酒椒漿是也胡壽也朱子曰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

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且此也振起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蓋自起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臘祀也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春耕夏耘備言田家之苦秋獲冬藏極言田家之樂蓋王者之心與民一體其苦也不曾身受之其樂也不曾身享之故言之親切如此也至於亞旅彊以以任萬民思媚有依以穀士女載獲以後以謹盡藏以烝祖妣以饗百禮以供賓客以養耆老於慰勞休息之中有教養兼施之道焉是以胥天皆蒙樂利萬年永享治安振古以來國家之事莫有大於此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賦也、畟畟利也、或來瞻女餉之也、筐筥餉具也、黍餉之美者、糾笠輕舉貌、趙刺土也、薅去草也、荼陸草、蓼水草、糾笠以薅、餉畢而勤所事也、草朽則苗疏而土肥、故禾茂也、挃挃衆穫聲、栗栗顆粒圓也、其秉之堆、如墉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不於場之象也、禾茂故穫多也、百室衆室也、萬尚烈曰、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收穫事畢、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者、身安而心亦安矣、寍我婦子、神既莫大焉、故用大牲以報之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似

效之也、言此犉牡報祭之禮、我先祖世行之矣、今似而效之、續而舉之者、蓋以續古人之舊典、庶幾不替其先、而實未足以答神貺於萬一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報社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殺是犉牡。所謂大割也。天子祭社而言農事者。爲農報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天下之婦子皆家人也。播穀薅荼。婦子之勞苦時切。心憂。今幸黍稷茂而百室盈。則婦子寧。而王心亦寧矣。犉牡以報祀。豈容已哉。蓋自后稷教稼以來。子孫世以農事爲重。故似之續之如此也。可謂之本務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爵弁士服也紑潔貌載戴也俅俅恭順也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鼒小鼎也思柔者酒能和血所以豢老人之筋骨也吳譁休福也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順執事自堂以至於基省其地以定位次也自羊以至於牛省其牲以定品味也自鼐以至於鼒省其器以告潔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敬謹無有喧譁怠傲者是以壽考之人得所養而受福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養老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孔頴達曰飲酒而正齒位者蓋為民三時務農行闕于禮故於農隙而教之養老尊長行孝弟之道是也蜡而臘臘而養老合觀豐年載芟絲衣三詩而先王之教養斯民者亦可以知其大略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鑠盛、遵循、熙明、介甲、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嗣嗣文王也、爾謂武王也、允信、師衆也、言盛哉我周之師、原無敵於天下、但以時尚未可、故養而不用、此蓋通伐崇以後而言、待其天運已轉時當純熙、乃用大兵以伐殷、遂邀天之寵而受命、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武公之成、雖自武王、而用此以嗣文王者、蓋以武王大公之心、能見信於衆人、皆諒其伐暴救民而非富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

酌一章八句

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國之興廢。在於天命。命之遲速。在於天時。當晦而遵養時止則止也。當熙而大介時行則行也。是故文王之不

有天下。與武王之有之。皆所以奉若天時。事異而心則同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以用間代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又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爲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

桓一章九句

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言卒章者武之卒章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

之三成六成也首言禁暴戢兵所謂勝殷遏劉也則武爲一成可知也終言豐財所謂屢豐年也則桓爲六成可知也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萬邦屢豐有由然也時邁之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之謂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勤勞也應當敷布時是也繹繼續之也徂往也於於歎詞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其後受命而爲天子應思所以繼其勤且布是繼續之思於天下不徒有其心兼有其政也蓋上天之命前人開之後人定之乃可以永保其受之我自今以往惟求所以定是周之命者則繼續文王之思不可一日而忘也

賚一章六句

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承武酌而爲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所謂文王旣勤止也我應受之與嗣武受之我龍受之同也旣巳受之則當定之所以定之者惟有繹思文王而巳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繹之所以述其事思之所以繼其志繼志則承文之德述事則敷文之功再言繹思以爲舍此無以爲定命之道也此楚子所謂保大定功者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皇大時是陟升也嶞山之相連者喬高山之特起者允實也猶與由同翕合也敷普裒聚對向也言大哉周之有天下也嘗因名山升中于天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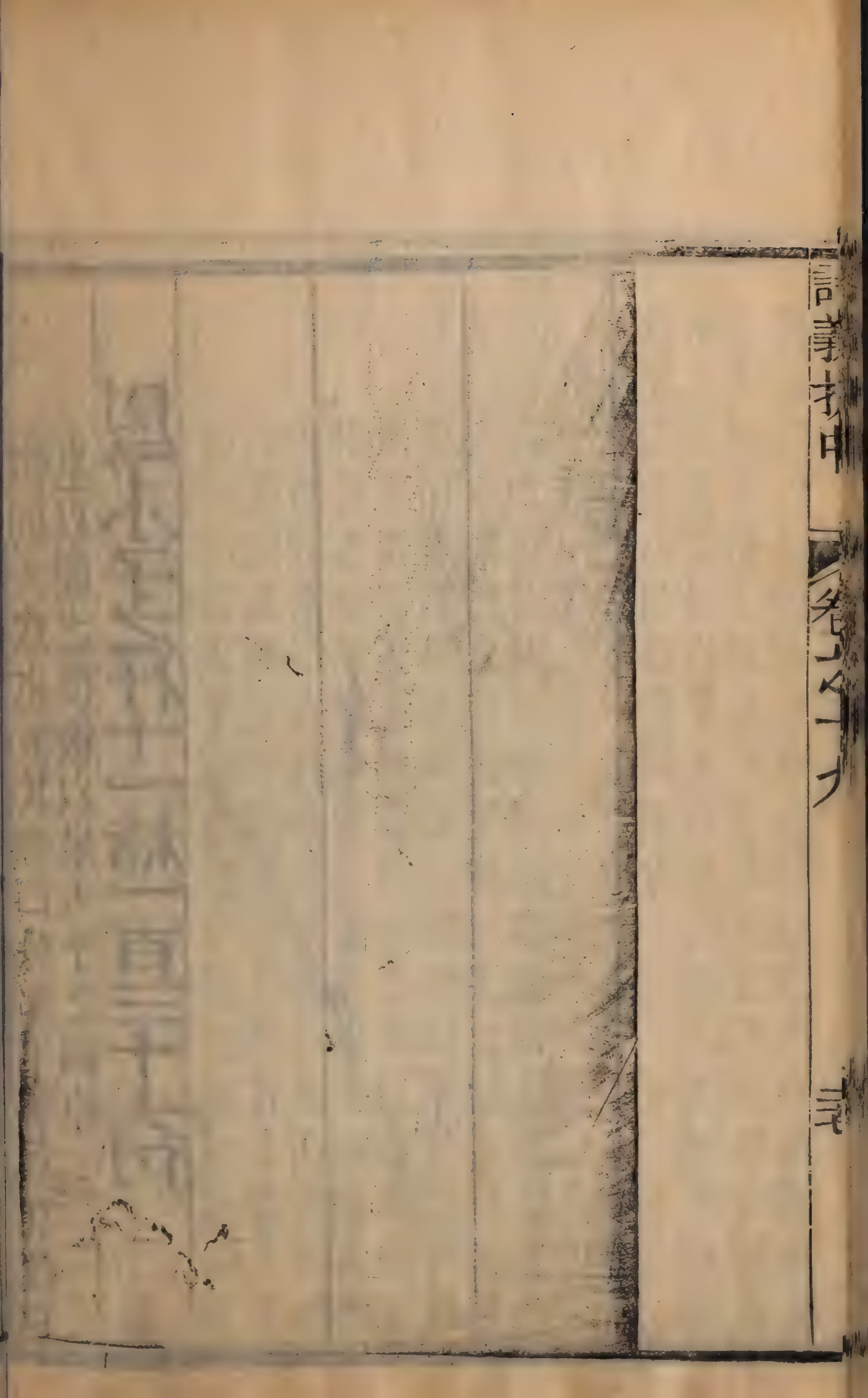
巔而望之見相連之小山特起之大嶽由於地中之大河合於大河之小水普天之下山峙水流諸侯之國於其間者莫不環其內向以對于天子此有周之受命所以爲獨隆也

般一章七句

般大武四成之樂歌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此武王經營天下之志而周公成之故於廟樂特及之也酌賚桓般名篇之義未詳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期望之詞也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已然之詞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裒對所謂南國是疆也五成之歌今無之矣

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閒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詞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二十

魯頌四之四

魯在禹貢徐州之域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
其詩四篇皆樂歌也故列於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說文云牧馬苑也駉駉非一苑也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是也坰地名坰之野牧所也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無疆思之廣也臧善也言在坰之馬毛色美備駕車壯盛所以如此者由於人君之心思慮廣遠無有疆域之限是以偶一思及於馬而馬遂臧焉蓋以仁心獲天眷不止牧

馬一事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白雜曰騅黃白雜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貌無期久而不止也才材力也孔頴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有容也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力故云伾伾有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白鱗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無斁深而不厭也作奮起也孔頴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曰駰彤白雜曰騢豪骭白曰驔兩目白曰魚祛祛健貌無邪思之正也徂行也常行而不疲也孔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給官役故曰祛祛強健也

駉四章章八句

駉考牧而祭馬神也定中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勸畜牧故兼言牝此閟軍實故專言牡也其言秉心猶駉之思也塞者無邪之誠淵則兼有無疆無期無斁之義焉言馬政而及於思者探其本也國政之盛衰皆本於君心心不能無思而患其有邪一涉於邪則廣而愈荒久而愈迷深而愈鑿故貴無邪也以無疆無期無斁之思而一歸於無邪則

專精以思理將膚可作聖且神與天通矣新氣化而育庶物皆本於此焉耕稼而五穀茂牧養而六畜蕃思中之一端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三百篇中事無所不有義無所不備而原所由作皆本於忠厚正大之心使讀之者感發其興觀羣怨之思油然自得其性情之正由是以行於人倫而達於庶事則家道以之興盛國運以之昌隆此實聖人刪詩之本意駉之一言果足以蔽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駜馬肥健貌重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來燕者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禮文辨治也振振羣起貌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興舞也咽咽鼓節

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賦而興也乘牡馬皆牡也會飲者不乘牝也言飲酒重在酒也勞農以酒養老亦以酒也于飛將去以興歸也不醉無歸所以盡懽也醉而言歸所以成禮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賦也青驪曰駽載燕言飲酒之禮與燕同也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後蜡祭故祝自今歲爲始歲歲皆有年也飲酒所以養老故祝有齒德者皆有善道以遺子孫也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亦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有駜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食于序以養老焉禮運日仲尼與於蜡賓則蜡而飲酒曾因行之矣雜記日子貢觀於蜡孔子日賜也樂乎對日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孔子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葢謂民終歲勤動一日飲酒所以弛其勞也而行禮奏樂尊爵養老弛而未嘗不張有文武之遺意焉有駜之詩其知之矣鼓舞胥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終於穀貽子孫酒以行禮未嘗繼以淫也好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興而比也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之學日辟廱水

周環如璧諸侯之學東西南三面有水形如半璧
故曰泮也芹水菜也泮水水菜芹因所見以起興抑
以比魯侯之興學育材取而用之也戾至也觀其
旂望之也茷茷飛揚貌噦噦聲和也小謂童子大
成人者也舉國之人不論小大皆從公而往焉蓋
喜公之視學而樂聞其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興而比也藻文草也蹻蹻盛貌其音言也昭昭詳
明也載色溫其容也載笑和其聲也溫厚和平不
怒而明教之所謂循循善誘也書曰敬敷五教在
寛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興而比也茆蕁菜也在泮飲酒養老也禮記曰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如是諸侯可知也永錫難老祝老者使壽考也長道猶大道也羣醜謂淮夷也旣飲酒之後與老者謀之將順大道以伐淮夷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此之謂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允信昭明假至祜福也言此穆穆之魯侯旣敬於內以自明其德矣又敬於外以愼威儀所以為民則也教士養老信能文矣屈此羣醜又能武焉文王武王魯侯之祖也今允文可至於文王允武可至於武王格烈祖卽所以孝周公也靡有不格則靡有不孝而文敷教化武振威靈其福皆自求之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賦也明明卽穆穆之著見也允文允武果能明其德矣德明則教化興而遠人慕故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也矯矯强貌馘所殺而取其耳也淑善問訊也囚所虜獲者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也孔頴達曰馘者不服而殺之也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囚者已服之人當受辭而斷其獄故使善訊如皐陶者獻之司馬光曰受成獻馘皆在學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與逖通東南謂淮夷也烝烝光明也皇皇正大也吳諠譁揚矜

躁訟爭訟也言魯侯克明其德以服淮夷將帥之臣皆能推廣魯侯以德服人之心故桓桓于征徂使之遠處東南勿犯中國而已不窮兵而黷武也功成之後其心光明其事正大不諠譁不矜躁從未有爭功興訟以告于魯侯者第見其濟濟然羣在泮宮而各獻其功蓋其從公于邁受教有素故如此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觩弓弛貌搜矢多貌斁懈也固堅獲得也上章言將帥此章言十卒也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戎車甚博道寬而無阻也徒御不懈守法而勤事也士卒凱還勝而不驕淮夷既克亦化于善而不敢違逆此皆因在學受成有善謀而能固守之是以淮夷之心終爲我得所謂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比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鴞食之則聲變孔又達曰惡聲之鳥食桑椹而變音以比不善之人感恩德而從化是也憬憬也龜尺二寸曰元龜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言鴟鴞鳥也尚能變音淮夷人也豈不從化前之爲逆是其迷也今之來服則其悟也悟而改過是以獻琛輸誠而樂中國之教化亦如飛鴞之集泮林食桑黮而懷好音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伯禽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蓋泮宮作於始封之日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此詩曰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是作泮征淮後先繼與其為伯禽之詩無疑也泮宮之作教士而已釋奠養老亦所以教士也訊囚獻功於教士無與而亦於學者清兵刑之原也當其無事固以匪怒伊教者昭訓士之德音及其有事即以匪怒伊教者為屈敵之長道故淮徐並興而惟敬明其德以格烈祖惟克明其德以服遠人一時任事之臣桓桓于征者克廣德心矯矯獻功者皆崇德讓至於孔淑不逆之後淮夷亦易惡而從善泮水之化遠矣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也宮廟也閟宮者禖宮也毛傳曰孟仲子云是明宮也姜嫄祈子之所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回邪也依眷顧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奄有下土盡地利也禹平水土稷繼播穀故曰纘禹之緒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伐也大王遷岐民咸歸之實開伐商之基而非己有其志也屆極也天命已極也貳疑虞慮也大明之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也敦治也咸同也言武王克商而治天下皆周公同之也王成王也叔父謂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

居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小國也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者也莊公之子有二閔公短祚此僖公也龍旂承祀總承上文之詞言祀后稷與周公也耳耳柔從也忒差也后帝上帝也后后帝后稷並言之者祀天而以稷配也魯有祈穀之郊自僖公始也騂犧牲用騂牡也皇祖稱周公也稷與周公皆世祀不祧故俱稱皇祖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
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
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橫木於牛角以止觸也秋
用而夏楅衡者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公羊傳
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是也犧尊尊作牛形
而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去其毛而炮之也胾切
肉也羹肉汁也太羹不和鉶羹和之也大房俎也
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
房俎是也萬舞名震騰驚懼也不虧不崩言其壽
也不震不騰言其臧也三壽作朋者人與岡陵三
者同壽如作友朋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公車千乘大國之所出也朱英所以飾矛緣縢所以約弓也公徒三萬三軍之成數也貝胄以貝飾胄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彼來而我禦之也懲創也我伐而彼畏之也春秋莊公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所謂戎狄是膺也僖公四年春會諸侯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曰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所謂荊舒是懲也黃髮台背老人之象也壽胥與試言老成之人皆與爲公用也書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是也耆老艾養也言老而得所養也眉壽無害久安長治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論語言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謂奄有龜蒙也荒治也大東極東之國也海邦近海之邦也春秋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十月敗莒師于酈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盟于向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僖公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地以淮淮亦與也所謂淮夷來同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魯之南境也踰鳧繹則至于徐矣宅居也謂徐國也春秋莊公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公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徐服於魯久矣諾應也若順也南方之夷徐爲大徐服則淮夷南夷莫予應而順之矣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魯邑名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周公營洛成王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邑田美而近于鄭故隱公末年鄭伯欲以祊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弑立鄭挾而要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願也齊桓之伯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焉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令妻聲美也壽母成風也兒齒齒落而更生細者壽徵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徠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莊公之廟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新廟子魚所督修其制長大于羣宮也萬民是若者廟雖踰制而民心順之也終之以此者見僖公能郊天禘祀而又大其禰廟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閟宮頌僖公也首章敘后稷也二章敘周公也三章郊祀后稷也四章禘祀周公也五章言伐荆楚也六章言伐邾莒七章言服徐淮八章言復常許九章言作禰廟也凡僖公可頌之事備言之矣至於熾昌富壽頌禱之祠

層見而疊出者蓋緣僖公之前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內亂季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絕如綫幸而僖公賢明國家乂安故詩人喜而頌之欲其修德任賢眉壽無害以綿后稷周公魯公之祀於不替此亦臣子忠愛無已之心故聖人有取焉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封于商至湯而有天下武王滅商封微子于宋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後又亡其七焉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
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猗盛那多置陳也鞉鼓非一故言那也簡簡鼓聲衎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奏假奏樂以格神也綏安也思成神以思而成也鄭康成曰禮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是也淵淵深遠也鞉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樂鞉以兆鼓也嘒嘒清亮也管堂下之樂與鼓應者也既和且平台衆音而言之也周語曰聲應

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磬玉磬也依我磬聲者堂上之樂依磬聲以爲節也赫盛也穆穆靜也穆穆厥聲所謂奏假無言也庸鏞通所以節鼓也斁閒也所謂閒歌也奕奕合也萬舞有奕合樂也嘉客來助祭者也夷平懌和也樂聲和平故聽者亦和平也世曰自古詩曰在昔人曰先民言祭祀之禮皆古人之所作也溫恭者溫溫而恭所謂恭而安也執事行禮也恪嚴肅也將近也言奏假之樂執事之禮不適行古之道而望烈祖之顧予者蓋以予湯孫也一脈相承以奉祭祀庶幾因此來顧此則思成之誠心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詳言樂者尚聲也末迎神而奏鼓商制也兆以鞉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鞉鼓也依我磬聲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斁所謂笙鏞以閒也嘉客夷懌所謂虞賓在位羣后得讓也以執事有恪

言行禮也禮以將敬樂以導和故奏樂之雖穆穆而莫不夷懌主於和也行禮之時溫溫而歸於有恪主於敬也亦可謂得禮樂之情矣然而猶不可恃也至禮無文大樂無聲必思而成之使祖宗之靈爽實顧予之烝嘗此則精神之相通不止進返之交已也夏忠商質於此猶可想見焉陳際泰曰樂者聲也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成矣思者氣之精也鬼神非其類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則格者必烈祖焉顧予烝嘗以此也知此詩之道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秩說文云積也申重也爾謂時王也所祭所也言烈祖成湯有厚積之福足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爾今祭祀之所也酤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篇和羹鉶羹也戒定也平五味均平也鬷中庸作奏言祭祀之所獻以清酤神既飲之矣薦以和羹神既食之矣主祭之人極其肅靜奏假無言所謂有孚顒若也與祭之人莫不齊一時靡有爭所謂下觀而化也酒清殽馨而人又誠敬是以神予之以壽福也約軝錯衡見采芑篇鶬鶬聲和也以假以享來助祭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不止主人福壽而已四方諸侯盛其車服咸來助祭則福及百辟而我之受天眷命益以廣大矣且土天降康屢獲豐年則福及兆姓粢盛愈備而祖考之[illegible]客祀降福益以久長矣此皆思成之烈祖顧予湯[illegible]恪

之烝嘗祖孫一脉精誠相感以致此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成湯也那祼獻之樂此則受釐之詞也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得人也降豐年之粢盛以饗其先祖得天也而原所由致起於烈祖之顧孫則是得人得天皆本於得親也慈孝行於一家福祿及於天下君子是以知祭之爲義大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時至有娀氏女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生契封於商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芒芒大貌正治也域疆理之也九有九州也勝能勝其任也大糦黍稷也契封於商其六世孫振遷于殷國始大其十二世孫湯始受天命而治理四方也自湯之後子孫世有天下凡受天命而爲治者皆能敬愼不怠是以世奕世相傳以至于今王也稱武丁者在廟故稱名也稱孫子者對祖故稱孫對禰故稱子也武丁之爲孫子也克紹前烈凡湯之所爲無不能勝其任是以保世滋大盛其儀衛龍旂十乘以進粢盛也邦畿王畿也止居肇開假至也祈祈多也景景山員周圍也何與荷通言王畿之地其方千里四方之民莫不來居故聲教四詁湯之正域四方者今肇開之外薄四海矣四海奏咸歸諸侯來至者多見于畿之地負景山而周以客大河仰其形勝莫不歸心是以殷之受命爲宜者惛

皆宜居於此以荷天祿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武丁祫祭也祫祭自始祖以下故首言契也契封於商言宅殷土者其後遷殷也書夏帝范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商侯者振也振為有易所戕其子微與師滅有易殷復興土地日廣故曰宅殷土芒芒也曾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商人報焉是也微之六世孫曰天乙是為成湯伐夏而有天下成湯曰吾甚武故曰古帝命武湯也自湯以後多賢君伊尹訓太甲告單訓沃丁伊陟相太戊巫賢相祖乙盤庚陟河復修湯政故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也盤庚之後殷復衰至於武丁得傅說為相殷以復興故曰在武丁孫子也傳說之學同於伊尹觀說命可見而高宗伐鬼方功甚偉凡湯之舊政皆能行之故曰武王靡不勝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與詩言相合矣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定都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於盤庚乃涉河而南都於殷從上甲微之故居然率纘衆感未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則列祖在天之靈亦必聞而喜之故於廟中歌之以妥神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明長遠也芒芒無涯之貌敷布方四方也外大國四夷也幅邊隕當作員圓也有娀國名契之母家也將大子女也言深明祭祀之道者惟商也知有天下之祥發源甚長故禘其所自出

之祀焉當洪水芒芒之時禹敷土於四方外之大國亦皆疆理如禹貢所載萊夷作牧西戎即敘之類是也禹甸之幅隕既長有娀之國於此時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於商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深遠也王追稱之也桓勇撥開達通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光盛貌截齊也言契之德甚深遠勇於開導人而敎之是以小國大國皆受教而通於道日不止以言敎也凡其所爲必循禮而不過是以起視其民莫不應而從之知行並進人已兼成素王之學已開於此矣而其孫相土又有盛大之功化行海外使之截然不侵不叛是以能長發其祥也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齊會也范處義曰天之眷命未嘗有違於商而由湯之先末有可以配天者至湯而德與命會是也降下也不遲疾也鄭康成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是也聖知之明也以義制事也敬守之固也以禮制心也敬義夾持則德日進故曰聖敬日躋也昭明也假與格同感通也以其昭明感通於人明德以新民也遲遲不迫也徐而教之入道化成也鄭康成曰急於已而緩於人是也祗敬式法也上帝鑒湯之德愛而敬之故命為天子使為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球玉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王也所謂玉帛之會也旒冕旒綴結之也受王以結諸侯

之心是下國爲旒而我綴之係屬之也人心歸服則天休至矣兢急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適聚也不失之急不失之緩不過於剛不過於柔事皆得中而寬裕布之則人心愈和而百祿皆聚矣蓋湯自祝網之後天下歸心故修其文德如此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共供給也師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所謂兵車之會也厖驪通馬也駿馬之良者受其以用諸侯之力是下國爲馬而我駿之調習之也龍寵也師之勝負皆由於天今荷天寵眷士卒各奏其勇則蔑不勝矣震驚也難與赧同愧也竦與悚同懼也不震所謂無畏寧爾也不動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也不難不辱之也不竦不慴之也如是則天與人歸而百祿皆合矣蓋湯自征葛之後民徯來蘇故布昭聖武如此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枝也本則夏桀三蘖則韋顧昆吾也遂生達長也言湯德已至桀惡不悛於是載旆秉鉞恭行天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如火烈烈不可止也韋顧昆吾三國黨惡如苞生蘖然九州皆已歸商與彼三蘖截然不通則莫遂莫達矣是以次第滅之并夏桀亦放之也聖敬日躋天德也敷政優優王道也天德日崇王道四達而後恭行天罰則湯之所以有天下者可觀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卿士阿衡伊尹之官號也

降禮下之也中葉震業殷中衰也相土烈烈而湯以七十里起其中衰可知也成湯以聖武之天子而降于卿士其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能下賢可知也伊尹樂堯舜之道而與湯咸有一德因佐商以有天下此一代之元勲故於廟配享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蓋商制也史稱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詩言禹平水土之時有娀方大通於中國則立子生商當在帝舜之時魯語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以舜爲契所自出與詩言脗合則史記不足信矣自契之後獨言相土者宗有功也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邱乘馬者田賦也

漢志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行故海外有截也契有文德相土有武功實基與王之業故商人祖契而祀相土爲不遷之宗也盤庚曰今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商之功臣其配享者多矣而獨言阿衡者意此詩作於沃丁之時也太甲之子曰沃丁沃丁之時伊尹乃卒葬于亳既葬而祔于廟以祭之也上及於始祖之所自出而下及於有功之臣商之制禮可謂忠厚而周密矣故曰濬哲維商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深裒聚也湯孫謂高宗也自盤庚之後殷復衰楚人叛之高宗旣

得傳說撻然用武奮伐其國深入其險阻使荆人裒聚之衆截然不敢復動此皆高宗之神武獨斷故曰湯孫之緒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狄國在秦隴之西貢獻曰享世見曰王此荆楚聽命而諭告之也蘇軾曰言爾國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貢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郝敬曰三代以前王都多在西北楚據東南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出治失楚則如面墻故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而且要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匯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朝也適讁通解懈也此刑楚既平而告諭諸侯也言上天命爾多辟建都邑於大禹所治之地當以歲時朝覲恪供乃職勿干予之譴責但勤於民事稼穡匪懈則可以免咎矣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是勿予禍適以稼穡匪懈爲本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言天命多辟又曰降而監之甚可畏也下民雖卑上天以爲視聽其可畏更有甚也諸侯恪恭職守我則賞罰諸侯賞不敢僭罰不敢濫夙夜不敢怠遑惟以敬天勤民之道命于下國則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無禍適矣封建厥國不啻封建厥福也書曰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此之謂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飭也極表也赫赫顯盛濯濯光明也壽考謂高宗也書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是也言高宗之命于下國如此則宅中御宇而四方爲則矣奮伐荊楚如彼則安內攘外而聲靈赫濯矣又承天眷命至于壽考且天下安寧以保我後世之人其功德之高遠如此豈可不立廟以宗祀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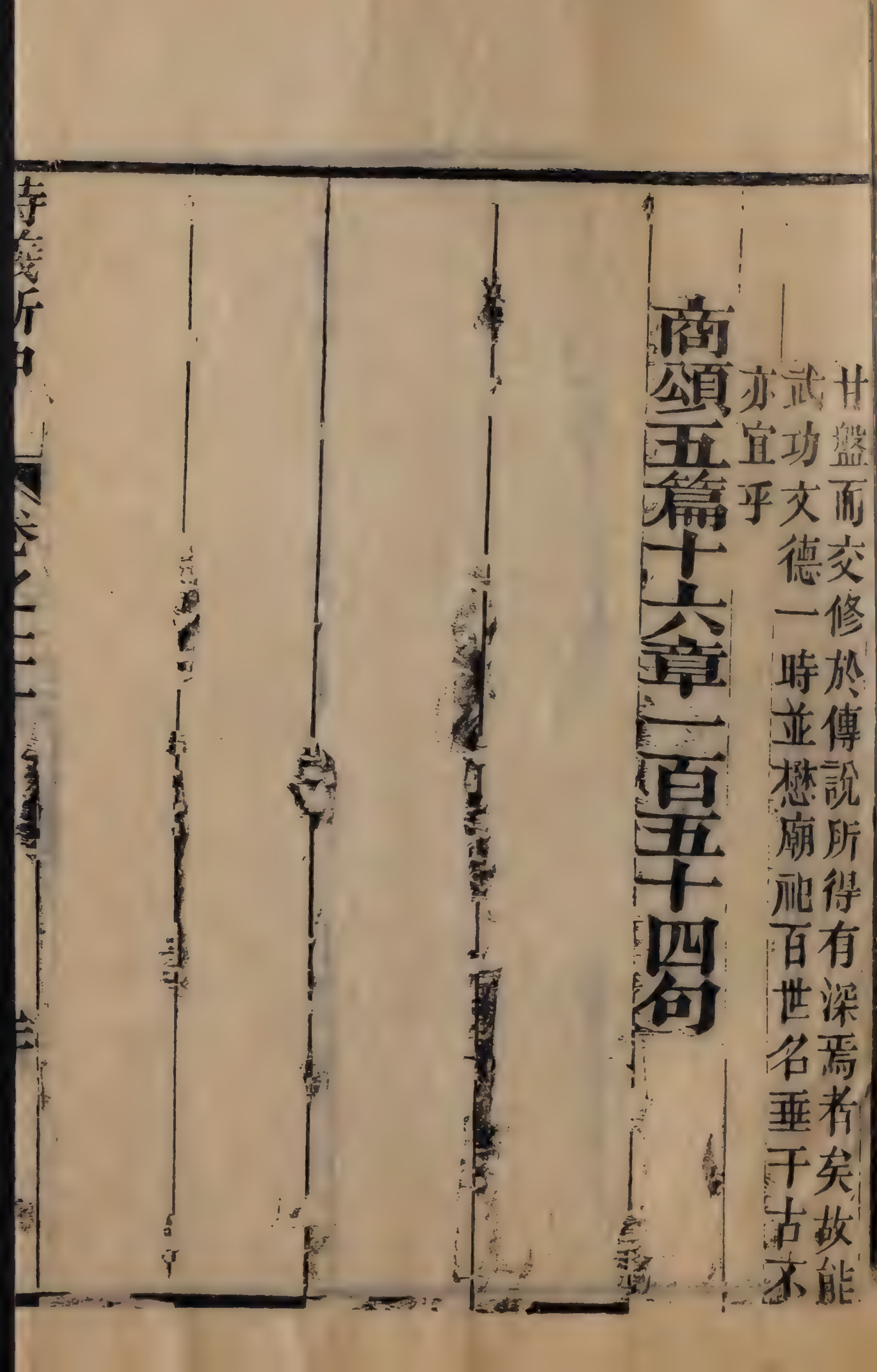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在商都春秋傳曰湯有景亳之命是也丸丸圓而直也斷斷截於所生之地也遷徙於所用之處也方繩墨正之也斲斲斧斤削之也虔敬其事

也桷椽也梃長也椽以長為善也旅衆楹柱也閑合度而不過其則也寢廟中之寢也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懽皆欲立廟以祀之今廟成則高宗之神安而天下所以報高宗之心亦安矣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序曰殷武祀高宗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而當祧者別立廟而稱宗不在七廟之數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自湯以後又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皆不遷者也荊楚為患久矣深山大箐綿亘無極羣夷裒聚於其中習軍屯守猝不可下擊之則遁師還則復出故平之為難也高宗奮然直搗長驅入其險阻而扼其要害使裒聚之旅截然止於其所不能逃遁而亦不敢相援故不戰而自服也荊楚既平不勤遠略誥諭列辟以敬天勤民保邦致治之道雖謨訓何以加茲蓋其舊學於



甘盤而交修於傳說所得有深焉者矣故能武功文德一時並懋廟祀百世名垂千古不亦宜乎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集傳
卷之二十





